

我們的東北

中國科學社編

竺可楨 謝家榮 陳康白等著



8814

我們的東北

中國科學社編

竺可楨・謝家榮・陳康白等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總經售

32K • P.178 • ¥7,00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第一版

中國科學公司承印

上海造0001—3000冊

• 總 經 理 處 •

北京西總布胡同二十九號

• 各 地 分 店 •

北京王府井 上海南京路 瀋陽太原街 廣州永漢路

天津 濟南 西安 長沙 開封

香港 大連 哈爾濱 重慶

目 錄

東北簡圖

參觀團合影

參觀東北後我個人的感想(代序)——竺可楨—— 1

我們的東北——張孟聞—— 5

中華全國第一次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東北參

觀團的觀感—— 18

中華全國第一次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東北參

觀團醫組的觀感—— 32

東北工業建設需要全國科學工作者來共同努力——陳康白—— 48

關於東北的工業——陳康白—— 59

東北地質礦產概況和若干意見——謝家榮—— 61

東北鋼鐵工業——一個參觀者的報導——周 仁—— 73

東北化工參觀記略——吳學周—— 82

全國工業建設的重點東北——爽 仁—— 90

東北之農業區域及農產分布——李旭旦—— 98

參觀東北農業後觀感——俞大綬—— 104

東北農林問題——鄧叔羣—— 110

東北的森林利用——周慧明—— 115

東北的畜牧——許振英—— 118

東北之漁業——伍獻文—— 122

大連——張孟聞—— 128

東北參觀團團員名單—— 156

〔附〕站在東北經濟建設的最前面——高 崗—— 158

跋——張孟聞—— 177

參觀東北後我個人的感想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日在北京新華廣播電台演講)

竺可楨

這次我個人隨同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所發起的東北參觀團，到東北參觀工礦農醫各項事業的建設。在短短五個星期時間內到了瀋陽、鞍山、本溪、撫順、長春、哈爾濱、和大連七個大城市。足跡既未到松江以北，也未深入農村。要想來高談闊論，說東北的情形，自然不免要貽笑大方。俗語說道：『三個臭皮匠勝似一個諸葛亮』，這次去參觀的團員有四十六人之多，理、工、農、醫各項人才都有，而且承東北行政委員會及各工廠機關的首長給我們以種種便利，每到一處必有人領導參觀，說明一切，增加我們不少知識。這種集體參觀，可得切磋觀摩之效，要比一個人單獨的觀察較為周詳。所以明知這次去東北是走馬看花，所得的是一知半解，也不揣淺陋來道聽途說地，談談我個人的感想。

到東北後我個人第一個感想是東北天然資源的豐富：我們在關內早就聽到東北是我們中國全國的倉庫，是惟一的一個有食糧剩餘的區域，可以輸出到關內或國外。東北也是我國重工業的最重要根據地。鐵的儲藏量占到全國70%，煤的產量在偽滿時代曾經到過一年二千萬噸，超出國內其他各區的總產量。可是百聞不如一見，我們從北平到瀋陽，再從瀋陽到長春和哈爾濱的火車上，不斷地看到一列車一列車地向關內運輸着整整齊齊的墊鋪鐵路軌道的枕木，和蓋起蘆席，裝得滿袋的高粱、小米和大豆。我們在東北時正有三萬噸糧食陸續運送到上海，以粉碎敵人封鎖的計劃。在瀋陽、哈爾濱火車站的空地上，煤堆積如山，和上海之望煤如大旱之望雲霓正可作一對照。火車未到瀋陽、撫順、本溪、鞍山以前，就看到工廠的烟囱矗立如同森林，好像我們已經到了西洋的工業大城。這種景象是關內所看不到的。在鞍山撫順附近曾經看到以鐵板鋪路面，以鐵管當籬笆的現象。物以稀為貴，在南方是一方塊的煤，或是一個鐵釘也被作寶貝的珍視着。這類現象給我們的印象要比教科書裏面幾行數目字要深刻得多。從

前清直到偽滿時代，日本人的策略是要劫取東北的資源，來作侵略關內的資本。1942年日本人計劃要把東北每年出口糧食八百萬噸換得外匯來供應他們浩大的軍費。他們打從1904年日俄戰役起，處心積慮的建立了撫順、鞍山、和本溪煤鐵的三個中心點，來製造他們的武器，建造他們的軍艦，再來蠶食我們的領土，掠奪我們的資源。現在好了，經過我們英勇將士們的奮鬥，友邦蘇聯的協助，收復了這個寶貴的領土，我們應該如何拿東北的資源來配合全國經濟的復興呢？我們如何可以改進日本人的掠奪性計劃呢？這是應該發動全國人士羣策羣力的一樁事。譬如本溪原來的設備是每年能鍊三十多萬噸的鐵，但只能出五千多噸的鋼。日本人的計劃是要把本溪的鐵運回日本去鍊鋼，以配合他的需要。現在我們正應該利用本溪煤和鐵的特殊優點，即是低爐煤和鐵，來鍊工具鋼。再用不着重複地和鞍山作一樣的工作。農林方面日本人時代也着重在掠奪資源。譬如大量斬伐森林，每年五百萬立方公尺，這樣下去，五十年之內就可以使整個東北變成牛山濯濯。日本人鐵道的設計和蓄水庫的佈置，都只顧到樹木的斬伐而很少顧到樹木的栽培。以後東北進一步的建設，就不能不顧到全國和將來了。

第二個感想是東北工礦農醫各方對於復興工作很努力，和東北當局計劃很確實。南滿工礦區域如瀋陽、撫順、鞍山、本溪等城邑解放到如今，為時不過七八個月，而這幾個城市中的工礦設備，經過了日本人和國民黨的兩重破壞，損失極為重大。尤其是鞍山和本溪，我們眼看到數百棟的房子，只有四壁矗立。機器拆除的拆除，毀壞的毀壞。但在很短期間之內，統已有產煤鋼鐵和其餘金屬或化學品，產量已可達到偽滿時代最高額十分之一。也有少數礦幾乎達到偽滿時代最高額的水準。在極度困難環境下而恢復工作能够如此迅速，一方面固由於東北政治領袖人物策劃的確實，一方面也由於各工廠礦山職工的熱心任事，奮不顧身，來從事復工。我們到各處參觀，陪領我們的人員都非常熱誠。工人工作情緒也異常高漲。在機械農場，或是醫院，學校也有同樣情形。勞動保險制度在東北各機關工廠都普遍的已經應用。每個機關或工廠提薪水全數3%的款項，作為職工疾病死亡以及婚喪大事的需用。這數目是由機關另撥，不在薪水內扣除，而

且全由職工自己來支配的。我們雖說沒有到農村訪問，但據各方的報告，知道土地改革已徹底實行，耕者有其田不是像過去是一句空話。平均南滿一個農夫可以分到三畝，在北滿可以分得七畝。農民爲着自己生活的改良，進行生產，免除一切剝削，生產力獲得初步發展。過去三年東北農民交納了公糧四百五十萬噸，支援了戰爭和供給了生產原料。今年夏季雖則天不作美，北滿吉林松江諸省患旱，而南滿七八月雨量之多爲三十年來所稀有，但是糧食價格並未騰漲，八月底糧食價格比去年年底僅增加了40%，鄉間鬍匪和城市中的乞丐統已絕跡。所以無論在城在鄉，人民統可安居樂業。公共衛生的設施，年來亦大有改進。鼠疫是東北人民的大害，1947年東北因鼠疫而死亡的有兩萬三千餘人，經東北當局發動大量衛生醫務人員下鄉工作，1948年死亡不過四千人；今年到七月底止，患鼠疫的病人不過數十人而已。就是監獄中囚徒的生活，東北人民政府也有很合理的處置。我們所看到的是哈爾濱城的監獄，罪犯男女共一千餘人，統在內做各種工作，如鑄鐵、印刷、以豬鬃做刷子、以馬尾織袋子，以及縫紉織布，入門以後竟不知道置身牢獄，宛如在工廠中一樣。生病有醫生和看護，識字教書有先生，皆是罪犯。古人說魚相忘於江湖，用此種辦法，罪犯亦可相忘於牢獄。比較舊式牢獄的黑暗生活，真可謂有天淵之別。在瀋陽城外亦有同樣的監獄。我參觀了監獄之後非常受感動，以爲東北人民政府的確是在爲人民謀利益，連囚徒也身受其惠了。

第三個感想是東北技術人員的缺乏。無論在礦山、工廠、農場、醫院，或者學校，技術人員的缺乏，是極普遍的現象。譬如鞍山鐵廠有職工三萬多人，而技術人員只三十多人，本溪煤鐵公司每六百人中平均只有一個技術人員領導。瀋陽、大連二城的農科、工科、醫科大學都大量地缺乏教授和講師。這是因爲八一五以前日本人奴化東北政策，使工廠學校的專門技術人員盡由日本人來包辦。這上萬的日本技術人員，一旦變了俘虜，送回日本，要補充當然不是短期內所能辦到的。東北當局補救辦法，是大量地開短期技術幹部學校，半年一載就畢業。這雖不失爲權宜之計，但一載半年的訓練班，只能訓練工廠、礦山、農場、醫院中下級幹部；要訓練高級技術人員，無論工礦農醫統需要長期培養，把中學畢業生給他以四五年甚至七八

年的專門訓練。東北當局也早見到這點，所以近來已經有改進技術與高等幹部學校的計劃，並把短期訓練班改為正規大學，四年畢業；同時還有把現在各級專門學科歸併為十二個專科以上學校的規定，其中有三個工科大學，三個醫科大學，兩個農科大學，一個師範學院，一個文藝學院，一個行政學院，一個外國語專修班。其中却遺漏了自然科學院或理科學大學。我認爲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遺漏，將來必得補救才行。因爲各種應用科學，無論是工、或農、或醫、必得以數、理、化學、生物諸科爲基礎。好像要造一座高樓大廈，必得鞏固基礎。數理，化學，生物是農、工、醫的基礎。但只知建牆壁，蓋屋頂而不把基礎好好奠定，是一樁危險的事。而且房屋一經造成，再要重新鞏固基礎也就不容易了。我想東北當局和行政委員會一定會見到這層，不久會加以補救的。不過高級幹部訓練既需時間，眼前爲救急起見，從關內聘請大量技術人員，是迫不及待的一樁事。今年夏天東北當局已派專人到關內羅致專門人材。從前東南各省的大學畢業生統喜歡在上海南京一帶服務。他們目光如豆，不知道東北才是專門人材發展他們技能的大舞台。希望關內各地有大量高級技術人員去東北，庶幾在不久的將來，能建立起來中國第一個重工業的據點。

我們的東北

張 孟 聞

地 理

東北，是指山海關東北的那一個廣大區域而言。在山海關的口外，所以也叫做關外。從熱河省東側斜着上去，東經 120° 以東，（興安省西起東經 116° ），直到 135° ，北緯 $38^{\circ}8'$ 到 53° 左右。佔地計 1,148,078 平方公里。這地方，東西北三面環山，祇南面一邊臨海。西北側是大興安嶺，東北角是小興安嶺，東側直下來的是長白山脈。南端以遼東半島伸出海面，半島的內側是渤海，外側是黃海。在這三面高山包圍之中，是兩大水系：北邊是松花江系，南邊是遼河水系。大致說來，松花江水是從南到北流，遼河水系是從北向南流，以長春做這兩大水系的分界點。松花江上流頭道河與松香河都發源於長白山，北流到樺樹林子匯合了輝發河，就稱為松花江，經過了大小豐滿到了吉林市，江面逐漸擴大，西北流到五家站又接納了飲馬河與伊通河的水，直到扶餘北面三岔河地方，與從北面南流來的嫩江相會合，這纔成為向東北斜流的松花江主流。嫩江是松花江的西側上游，匯合了大小興安嶺的各股河流，從北來南，到三岔河合流入松花江。松花江主流從三岔河就轉向東北流注，沿途接納了拉林河，阿什河，過了哈爾濱又接納了呼蘭河，東亮子河，到伊蘭又會合了發源於鏡泊湖的牡丹江，浩浩蕩蕩直奔同江，纔與黑龍江相會；再向北流，經過撫遠，到伯利，與烏蘇里江相會，而稱為混同江。於是經過蘇聯境土，直注韃靼海峽。遼河西源在熱河省，進入東北就叫西遼河，在遼源（鄭家屯）會合了新開河，到三江口又與東遼河合流，而為遼河的主流；從此南注，到牛莊又有渾河與太子河來相匯合；渾河流經撫順，瀋陽，太子河流經本溪，遼陽，都在牛莊西面與遼河相會，西南流到營口入遼東灣的海裏。營口對面的錦州南北，又有小凌河大凌河，也流注在遼東灣入海。這兩大水系的近旁是大片平原，地理學者稱之為松遼平原；其實可以長春分界，分別稱為松江平原，遼河平原，或簡明地叫做北

滿，南滿。這平原南北縱長一千公里左右，面積廣大，約三十五萬方公里，是我國第一個大平原。

氣 候

不僅在水系上地理上可以這樣地分作南北兩大部分，就氣候來說，也以長春爲界，同樣地可將東北分作南滿北滿。長春以南，冬天最冷的平均溫度在 -18°C 以上，夏季平均溫度可到 $24^{\circ}-26^{\circ}\text{C}$ ，最熱到 40°C ；北滿則冬寒在 -28° 至 -30°C ，最低到 -40°C ，夏熱亦不過 $16^{\circ}-18^{\circ}\text{C}$ 。而且一年之中，冰凍時期長到五至七個月，高山地帶長年無暑，山頂四時封雪；夏熱不過一二個月，好多種農作物不能長養起來。南滿的夏季，長達三月以上。雨量的分配，東南瀕海較多，西北就亢旱少雨。大體說來，大平原的全年雨量在500公厘左右，南滿的750公厘以上，北滿的低到250公厘以下，而且雨水都集中在夏季裏下降，七八兩個月的雨，占全年60%以上。譬如瀋陽全年雨量平均是669.4公厘，七月份一個月就占到150.6公厘（龍相齊：182mm.p.83, 44）；滿洲里的全年雨量256.2公厘，七月份佔73.2公厘（龍相齊：14mm.）。就像今年我們在東北的情形來說，因爲颱風帶了雨水到南滿，今年一夏的雨量，就超過了往常的一年，所以到處積水泛濫，激流斷路，漂沒田地房屋人畜財產，鬧成水災。而北滿，甚至是哈爾濱，佳木斯靠東近海的一帶，也還是鬧旱荒。東北今年，就農作物說來實在是個荒歉之年，可還是運成百噸的糧食進關來救濟新解放區，尤其是上海的饑荒。對這麼深厚的兄弟之愛，我們真該感謝東北同胞的深情，自己忍飢耐餓而來救濟我們江南人民。

物 產 和 人 口

就上述情形來瞭解東北的地形，可以說是：正中有狹長的一闊條大平原，南面臨海，東西北三面都圍着高山大脈，在山脈與平原之間就是高坡。這就形成了天然農林分區：山區是森林地帶，高坡是畜牧地帶，平原是農墾地帶，所有的農作物都在這低窪而有大水河流的平原上。因了地段，氣候的不同，所種植的作物也就南北各異：北滿以小麥爲主，南滿以大豆爲

主；南北滿都有高粱，玉蜀黍等，但南滿還有果樹園，而且也種大米。至於農墾地帶，也有人放牧；畜牧地帶也有人植林；而且這三個地帶之彼此錯雜相間，當然隨處都有。沿江沿海，又有漁業。因了這些地帶作物的不同，也連帶影響了人口的分佈。一般說來，南滿的人口較密，北滿的較疏。過去估計東北人口是四千二百萬，南滿就佔上二千六百萬；而土地的面積，却是北滿為多。以方里與人口密度作比例，遼東半島每方公里一百人，松遼平原五十人，而興安嶺區域祇攤到每方公里五人。據東北局統一戰線工作部周秋野秘書長說，在同江附近的草原窪地，可以走一二百里不見人烟，那地方應該是五方公里一個人了。

人口密度的分佈，不一定祇跟河流，農墾，漁業的關係而有繁疏；而且，尤其在東北，也跟礦產工業有其各別的重點。譬如在鞍山，本溪，撫順，安東，小豐滿，都招致了大量的人口。政治與交通的要衝，像錦州，瀋陽，長春，哈爾濱，大連也都是人口密集的地方。不論怎樣，現在的東北，各地方都需要移民過去，因為過去的戰爭，已經將原來聚有衆多人口的城鎮毀壞或衰頹了，——尤其如大連與長春，大批地疏散過許多人，現在就留下來好多空房子，雖然是有待於修理的空房子，總還是留着餘空，需要移民去補充，尤其需要技術人員以及一切於推進生產可以出力的人員。

現在移家到東北去長住，無論是整批大堆的，或是零星散落的幾個人，都無需担心到生活的不安定。一來是四野無盜匪之驚，二來是城市無乞討的窮人。說起來似乎平淡無奇，可是做到了這一點却極非容易。我們曉得東北向來為日俄兩國角逐的場所，所以經歷了百年以上的時間而仍舊消化不下去“鬍子”的擾亂，也是帝國主義者的心腹之患。有許多外國人的著述裏稱“鬍匪”為盲腸，說是百年來的四鄰不靖，尤其是林區礦區，鬍匪在荒山野谷裏稱雄，不論中外人種，一概被掠奪搶劫甚至殘殺，使“冒險家們”畏怯不前。這樣，總算保存到今天，還留下許多地方未經開發。在偽滿時期，因了義勇軍的合流，“鬍匪”的勢力，特別盛大壯偉起來。然而解放了幾個月之後就肅清了綠林盜跡，使鄉村山谷都可以安居無憂，竟然除去了百年來中外官吏們束手無策的大患。這就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之治績。其訣巧在政治與經濟的雙管齊下。

政 治

政治方面的工作可以分作消極的與積極的來說。消極的工作即是剿滅鬍匪，清除內奸。據東北公安工作人員的報告，八一五以後，國民黨與日偽殘餘及舊封建反動勢力合併，建置了20萬人的土匪武裝，包括16個系統，37種番號，另外是300以上的縣市黨部，20種左右的外圍團體，加上秘密的特務人員。這是一個複雜而繁重的鬥爭，在鎮壓撲滅以外，須得照顧到一般社會秩序。東北公安當局不但做到了根絕土匪；而且在我們參觀期間又展開了消滅迷信的封建反動會門，像一貫道，九宮道，中門正教……等，都搜獲了罪證，拘捕了會首，已經做到肅清最後殘餘勢力的地步了。與這些工作同時，初步清查了戶籍，發給居民證，訂定了旅行路條的辦法，使土匪不容易混進來，而戶籍也就借此調查清楚。積極的工作是建立村會，農會，工會，特別加強組織，注重政治教育，培養幹部，獎勵積極分子，大規模地消滅文盲（在這一點上，大連市的工作做得最好），使人人都感覺到政治與自己本身直接相關切，大家都加些精力將治安搞好，將公共秩序當作自身的事情。在我們要離開東北時候，旅行的路條已經取消，因為社會秩序已經很堅實地建立好了。

經 濟

經濟方面的工作，城鄉所注重者不同。鄉間要點在農，所以是在土地分配與農產增進兩項上努力。土地分配就是土地改革政策，簡稱“土改”。中共中央在1947年10月頒佈了土改大綱，東北政委會就擬訂了實行的補充辦法14條；北滿於1948年春季完成，共分地371萬餘垧，平均每一農民得地七畝左右；南滿於今年春季完成，每一農民平均得地三畝左右。多數農民都分到一頭牲口。這樣，貧農，雇農與中農都立住了腳，有了產業安居務農，自然就減少了“窮則為匪”的土匪後備軍數目。從這個基礎上來推進農業生產，就容易得到好結果。基礎上比較更廣大堅實的地區，就試辦起機械農場，至少，推進了農村機械化運動。而主持農墾的人呢，又在育種方面加以注意，農村的收穫當然要比從前來得豐多。相輔而行的有政治教育。

這不但在組織上能有成就，而且在一般教育上也帶引着上路了。再就是文化方面的引進了舊形式的改良，無論是京劇、瀋州戲（東北流行的鄉土戲）都有嶄新的內容。在社會教育上當然起了很大的影響。消極地消滅了地主惡霸等一切殘餘封建勢力；積極地就使農民感到翻身的幸福，大家努力於增加生產，支援前線。在八月以前，東北各鄉村已經完成了三剿三踴，保證冬作的收成。

工礦方面的處理，可以分作兩個階段來說：第一是恢復生產的階段，第二是精簡經濟的階段。第一階段的要務在復工。東北經過了近二十年的內外戰爭，無論是礦穴或是工廠至少在最近就經過了兩度破壞：首先是敵人日本的掠奪，其次是國民黨軍政要員乃至敗兵殘卒的劫掠焚燒。譬如以鞍山為例，熔鐵爐裏留着碩大無朋的硬鐵球，因為八一五的降訊一出，日本人就什麼也不管地丟棄了走開；鍋爐冷下來，當中却留剩着整個大鐵球，又重大，又堅實，必得拆開了一部分的爐壁，鑿下了一角鐵塊，再一些一些開闢進去，慢慢將鐵球全部取出，重新再砌好鍋爐，這樣能起始熔鐵。國民黨軍隊駐紮時，不但沒有對這些冷凝了的熔鐵爐想個辦法，相反地，加深一層破壞，將鼓風爐，運輸鋼鐵器具，成批運走或零星出賣，甚至將煉焦的煤塊，研碎了作煤球出賣（實際上粘性的煤炭，不合用在灰爐子裏，因為粘結住了，也同時封閉塞了爐橋）。此外，凡是可以拆運作價的都拆散搬走了。就礦穴來說，不但是深入地下的礦穴，積水淤塞不作理會，即使是露天的煤坑，如撫順的露天煤坑，他們也祇曉得儘量挖煤，而不管上面的剝離工作，弄得頭大腳小，倒崩下來，部分地沒法開採；又如弓長嶺的鐵礦場，駐軍拆搶燒毀，無所不為，原來一萬六千個工人的大礦場，結果祇剩得四十個人；而這個礦場之能够保留下來可以復工，也就是靠這四十個人連家屬哭跪哀求，纔算倖免於難，當國民黨軍隊被迫撤退時，原想將這個礦整個炸毀破壞的。這四十個護礦英雄，在那一個時期經過了千磨萬折的苦難，也曾經乞討為生，也曾經做過單幫小販，也曾聯合起來湊成過鄉下戲班，也曾捱飢吃糠皮過過活。這是一連串悲慘而英勇的鬥爭史實，是極好的一本活生生紀實史劇。東北的各礦各廠幾乎每一機構都有這一類相似史蹟的護產工人。依靠了這些堅忍不拔，艱苦不走開的少數工人，這些礦，

這些廠，都殘傷地保持下來了。解放以後的第一步工作就是使這些礦廠復工。先是找回機件，除了向各地區尋找搬離了的東西以外，還要發動羣衆獻出零件來，因為有許多零件，在國民黨破壞的時候被工友們偷偷保藏起來了。要復工，就必須將這些機件配合無缺，纔能够開動。這就是第一階段的前期工作——獻件，配件，復工。像鞍山鋼鐵公司先得將熔鐵爐，煉焦爐……都修復好；撫順呀，即就露天煤坑來說，也得先做剝離土層的工作。這可以說是還孽債的工作，是替國民黨與日本人所丟下來的孽債，償還完了，然後纔是第二步，復工了。復工以後，接着是加緊生產，先得提高加緊生產的工作熱情。爲了實踐支援前線，鋼鐵，煤，木材，花紗布……都要大量生產纔好。在支離破碎的瘡痕才經好好修復情形之下，緊接着就要增產，這工作當然是緊張而不易搞得好的。然而響應加緊生產的號召，各生產機構的生產量都盛大地提高到驚人的程度。往日在機件完整設備齊全的條件下所能產生的最高額倘使算做百分之百，例如祇爲掌握東北政權的時期，那末在解放三五個月之後，生產量就已經達到了40—60%，乃至於80%，而在特別順利的情況裏，偶然竟有超過了的。這就顯出了技術工人，專家與主持人通力合作，共同努力的成績，也就指示出共產黨組織能力之高強與領導之正確有力。就因爲大家共心同德想將工作做得好，纔能於短短幾個月裏得到了這樣優異的成就，使我們參觀者敬佩欽服。

可是這樣地急趕急做，也就忽略了經濟上的考慮與質量上的精細。譬如，一個工廠，原本每天祇能出500件的，修理後祇可出到250件，却因工友，技師，經理們的熱情於增產，居然趕出了400件。這多出來的150件，在數量上確實超過了，然而原料的糟塌，時間精力的虛耗，乃至於成品的不夠標準，都沒有仔細顧慮到。因爲祇偏向於數量，不免於粗製濫造。倘使成品不夠標準，即使多多生產了，也還是不好用，等於廢物，那是整個工作過程都成了無謂的浪費；即使合乎標準了，如果沒有算計到成本的加高，即是說原料與工作時間的糟塌，同樣地也還是浪費。在我們預計要離開東北的時候，那是八月初旬，東北當地的主管方面已經留意到了，在報紙上公開檢討大家注意於成品的合格，成本的降低，要估計到經濟精簡，提出了成品標準審查，超額獎金，集體包工，計件論工，……等等制度，於是轉入

了第二個階段。最近東北日報論到了以秒計工，向瓦房店紡織廠看齊（9月13日羅日運同志致李富春同志的信）。可以見到工作效率的提高，已經進展到精密嚴格的地步了。從企業本身看，要做到經濟有利潤，可以得到多量的流通資金從事於再生產，或添備機件，或增購原料；從工人的福利着想，也得做到定額定薪的合理標準，技工每月的收入平均可得210份，精熟的上手技工到250，技術人員300份以上。每份相當於4斤雜糧之價，在我們旅行的八月裏是東北幣15,000元，即人民幣300元。計算起來，工人每月得工資63,000元。隨物價漲落而隨之變動，所以不受物價波動的影響而有增減。此外，而且特別規定了勞動保險制度，——每個生產機構，每個月一定要提出全機構薪工的3%為勞保基金，作該機構職工的福利事業費。這款項不能在職工的薪給裏扣除，而是由機構提出專款來撥付，其數字往往超過全部行政費用。此外應有的勞動保障條例，在共產黨領導的政府治理之下，自然不至於忽略的。至於原料的供應，私人企業方面，同樣也予以重視。可以補充說一句，就是做到了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實踐。

監 獄

經過這幾樣的改革，我們可以說，革過命了，窮人翻身了，也還是有渣滓殘留下來的。東北，一般說來已經郊野無匪，市區無盜了；然而也還是有小偷，走私，甚至作奸犯科，干禁販毒……等等的罪犯。這些人，判決了後送到監獄裏。監獄在東北，實際上是個帶工廠的感化院，或是說，具有相當規模的職業學校。因為從典獄長起直到看守，都將囚犯同等地看作常人，尊重他們自己的人格，養成他們自覺自重的道德，禁止打罵。監獄裏設有各種不同的小型工廠，規定每個囚犯必須認定一項工作，在各別所喜歡或習慣的工廠裏每天做上九小時的工作。除非是吃重的勞動，特別多供膳食一次，平常每人每天兩餐，無限制供應米麥，儘吃飽為度。囚犯在獄內可以自由走動，並無鎖鍊，也沒有專門的嚴格看守；囚犯們自己有自治會，管理衛生，圖書，運動，衣履，及添置物件等等事項，洗衣，縫衣，都有專司，囚犯的衣服都很清潔而且是皂水煮洗過，又是炭燙過的。運動場上有籃球架，排球網，浪橋……等，醫院裏有各種各樣病房與隔離病室，而且還另有

俱樂部，有文娛戲劇活動，曾經搭過臺，演過劇，我們去參觀瀋陽城外那個監獄時，他們正在爲自己製造大禮堂。監獄裏的文化教育組，每天有教育工作，以文化程度的高下將囚犯分作甲乙丙三組，看報，讀書，識字，每晚上有政治教育，每星期有一次生活檢討，一次政治討論。像這樣地來處理囚犯，囚犯在監獄裏不但學會了一項技能專長，可以在期滿後作工；而且也學作好人，羞於再爲非作歹了。這種監獄制度，使我們看的人都深切地受了感動。看到囚犯，身體結實肥胖，面上紅潤，拿着刀斧鋸鑿在劈木削料，儼然一個標準的工匠；又在醫療室裏看到穿着白長褂的醫生和護士，診察病人，檢驗體溫。——而這些都是囚犯！你能不驚奇嗎？

醫 藥 衛 生

說到醫藥衛生，東北也有驚人的進步。衛生工作人員首先注意到的是城市公共衛生。十幾年來的東北，都是在奴化政策的統治之下，根本就沒有人留心到一般居民的環境衛生。祇就瀋陽來說，垃圾堆得到處都是滿坑滿谷，據說堆了十多年來就沒有清除過。這一會，解放了，在短期間內，動員羣衆，就肅清了這些垃圾。此外，又制止了鼠疫的蔓延，又想法根治地方病如克山熱之類。這些都是有組織有計劃地做起來，而且做出成績來的幾點。可是醫藥方面最大的進步，則在造就醫藥人才與製造藥劑上。

東北有三所主要的醫科大學，瀋陽，長春，哈爾濱，另外，在大連大學也設有醫學院。大量地訓練醫學人才的是前面三所中國醫科大學，主持人們將從前四年訓練兩年實習的制度整個地與以改變。從前是四年醫學訓練，第五年起纔就專科實習；現在則是祇在第一年功課修習完了後即開始注重到專科訓練，各就不同的科別，分別地予以輕重點而將學課時間分出多少來。關於臨床的課目，輕重多少的偏畸尤其來得顯著。而且爲了大量地適應鄉村醫務人員的需要，大量地培植起來，每年預計要培植上千的醫生來分配到東北各地區。我們向來感覺到鄉村間缺乏好醫生，一方面猛烈地反對不合科學的中醫之繼續存在，一方面却設新法西醫集中在大城市裏專替有錢人調養進補，聽任鄉村的嬰兒與病苦人們大量地無辜死亡；而這些西醫，由國家社會耗費了驚人數字的鉅項所培養出來的，却替有錢

人服務，私人開業，惟利是圖。在東北這情形就轉變過來了。爲了回答鄉村的廣大迫切需要，他們培養大批的西醫出來。這比之空口批評中醫的不科學而杳無補充隊伍上來，讓農村間以“聊勝於無”的情形下去請教中醫，要前進踏實地走上了好幾步。由這裏國家機構所培養出來的大批新醫士，將以服務於人民的公醫身份應世，而不是爲私人服務的私人開業姿態出場。換句話說，將來想以全面的公醫制度來替代了當前的私醫制度。

其次連帶注意到藥劑的製造。向來西醫處方，就得應用西藥。要是中國自己不製造，就無異替外國藥廠藥商培養了大批推銷員。照顧到了這一層，在醫科大學之外，又設立了許多製藥廠，醫療用具廠，如紗布，解剖器具……等，以及磺胺劑，914……等成藥工廠。以自己的出品來供應自己的需要，替代了舶來品，同時也連帶地興發了一部分工業。

以上是東北醫藥衛生改革的粗線輪廓。

在大連的病院裏，我們又看到了兩個新的事例。第一是病院的病房分等，並不是依照病人的身分與貧富來分，而是依照了病情的輕重：病情嚴重緊急的住頭等病房，輕微的住普通病房。我們覺得這纔是合理的處置。第二是病院中一切耗費並不都要病人自己花錢，凡是有所隸屬的職工，都由其所隸屬的機構來担負，或竟担負其全部費用。所以入院先得繳幾多保證金之類的不合理辦法，壓根兒就沒有。因爲許多機構都與病院訂有契約合同，而且即使沒有契約，那機構，依照了人民政府的規例，也得爲其職工担負醫療上的消耗。

研究所與博物館

在各種設施改革更新的情況下，惟一的缺點，就我們所看到的而言是，科學研究與一般文化提高上做得太少，甚至是遺漏下來沒有做。

首先說研究機構。東北並非沒有研究的機構：長春有大陸科學院，大連有科學研究所，哈爾濱有工科大學實驗室。各地方的設備，除了長春的遭了重大毀損外，都相當齊備。大連的研究所有140個單位，附設有十來個小型工廠。在日人治理的極盛時期，有研究員700人以上，成績斐然，報告書分發各處，稱東亞第一，日人叫它中央研究所。但是現在多半關門，留